

林說小
譯叢書
編第十四

言情小說說

劍底鴛鴦

卷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劍底鴛鴦卷下

英國司各德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第十七章

結縉之期近矣。菴主固出世人。然婚姻世之大事。故治其廣廳。假大將軍行禮。平日廟門深闔。出入少遊蹤。今茲乃聽餘人屬入。菴主匪特弗拒外人。且躬自指揮臧獲。陳設間入雲堂。授課亦至廚次。視牲視饌。在百忙中。忽憶身爲菴主。則合十向天。躬自懺悔不已。此時清規雖儻然界域。井然外院許入。儕介而幼年徒子妙齡女冠。咸窮閉深屋。以年事稍長者躬自監察。勿令竊窺。雞翹武服之人。汚其慧眼。餘則年與菴主同者。則亦令其助理羣媼。牙齒既盡。上下之層。攢動如綱。在綱時縱時翕。事事都加驗閱。而外貌則咸示人以不屑意狀。此時菴之四圍。均大將軍衛卒值邏。但許身有職司及戚畹同宗。始聽入。餘人均屏來客集廣廳。從者別加酬接。酒饌亦至豐腆。廝僕見主人旣入。則肆口評駡主客優劣。時老獵卒及格林亦居奴客之中。獵卒

衣青色絨外衫。其妻亦衣黃絹袍服。上下皆緣爲值頗巨。二人集而觀禮。平日夫婦虎鬪龍爭。此日爲停戰之地。猶之風濤險惡中得清平和靄之候。此夫婦二人猶同黑霧四塞。今茲豁然開朗矣。彼此旣易新衣。外觀復至繁麗。且各進良醞。彼此相見少平猜忤。凡人心怒氣平而樂事卽集。大類鑄鑰中得膏沃入匙時。必不憂憂作響。二人同立臺階之上。其上有石櫈能臨下。四矚來人。方二人立時。老獵卒易其嚴霜之氣。風候竟類正月。格林花狀雖逾五月之期。而微煖餘炎。尙如八月。格林平日驕人。謂勿論。何人與吾語者。咸樂上至堡主。下至廝牧小兒。無不嘉悅。今日遂竭其生平。藝力。以鼓盪其酷令之夫。老獵卒款語久。加以媚態。竟使長處樹林中之老虞掀其胡。羊之鼻。啟髯張吻。盡露槎枒老齒。大笑如獵狗之吠。數笑即歛以爲假。予格林顏色多矣。格林曰。似此溫藹之容。較之手握狗鞭。面其如花之美。人作態爲顏。不已。齧乎。老獵卒曰。然今日之歡。較爾當日楊花飄蕩之態。至用我鞭狗之鞭。在爾計之。亦當自足。格林初欲與辯。旣而易爲柔媚乞憐之態。言曰。老伍而曾憶否。先堡主誤。

認吾胸前之繡結以爲牡丹即而弄之汝卽榜我老獵卒曰憶之吾堡主往往誤會
須知善獵之狗尙走迷途格林曰老伍而汝安忍若心坎上之嬌妻久久不得一新
衣之着老伍而曰女公子近賜美服卽俟夫人衣之亦不甚媿汝今尙復有求且
汝新衣安數者格林曰吾願得兩新衣足矣有兩新衣則省吾鄰婦以吾製衣之年
用識彼兒之歲數老伍而點首歎曰天下人安可行樂行樂固須錢耳今當於馬吉
而節爲爾製衣邇時吾將賣鹿皮今年佳卽鹿角亦足得數錢格林曰果得價者角
與皮同時老伍而聞言如中蠭螫愕然動色觀者以爲常談耳胡乃愕然寶老伍
而目中所見則一壯士方以馬至門用是而驚非駭其妻語也壯士旣下馬授纏於
人受纏者亦衣麗服老伍而曰此亦梟將卽狀可列通侯徽章用大將軍此何人耶
格林曰吾則識之此爲蘭特而拉西爲大將軍從子才貌皆佳不媿爲彼宗英老伍
而曰吾聞之其人沈湎而揮霍格林曰男子之言胡恤老伍而曰女流爲甚旣而曰
彼胡爲與爾流日送盼格林曰汝右眼爲堡主酒杯所中大創後用此觀物都不了

了老伍而曰此。人曾欲刺刃大將軍。彼此無復相見。今來胡爲。格林曰此來實女公子。束速之。彼人負枉無數。老伍而曰汝安從知。格林曰自有人告我。乃不敢明言。其所以然。備笞也。老伍而曰非鬼詔者。卽蘭特而掬心相示。以他人無爾。海口能作巨謊。汝試覘。後來又有人行步顛頓。此又何人者。格林曰此爾平日欽仰之君子。人達敏也。老伍而曰否。吾目非瞽。數禮拜中。未之見。乃失容。至是所衣寬博。如被馬衣。非復恒人所服。此少年何病。似有物稽留門次。竟不聽入。又曰其人似遇眚。面目迷惘矣。格林曰此人特若重之耳。今茲與蘭特而同立。妍媸之判別。又類何物者。老伍而曰我往問之。竟忘其慙。飛越下階。且行且言。曰少將軍果病。吾之針法。醫人與獸醫同也。格林獨立言曰以狗醫醫迷惘之風。漢於分適哉。此時老伍而奔越及於達敏。所立地見達敏方躊躇。作欲進弗進狀。其次有人聳異。達敏初不之覺。老伍而素重達敏。所以禮重者終以其妻不錄。其人乃深信其人爲君子。時堡中少年。其妻匪不稱道於達敏。獨否。乃益信達敏之爲人。達敏騎射至精。能獵故老伍而引爲同業。而

益加敬。時菴外有人方肆口譏評達敏。達敏弗覺。老伍而則直趣而鞭之。其人狂逃。
矧今日爲大禮。公子宜以禮衣進。達敏如有所思。竟爲老伍而所擾。即怒曰。吾衣安
敝者。老伍而曰。以公子武烈。及其英姿。胡爲衣此敝服。況今日典禮所在。服之尤爲
不衷。達敏曰。汝愚妄也。至調詆之語。亦不能工。今日之事。以盛年之美人。乃與老耄。
訂期。則我衣服弗稱。亦何過者。老伍而大驚。曰。此語安可出聞者。詎我一人。公子出。
之固無心。若以有心。人聽之。則禍作矣。公子曾否知此。間人間得微語。卽張王其詞。
今公子容慘而目怒。以理言之。宜歸宿爲上。達敏大怒。曰。非面意。薦萃女公子。吾決
弗行。老伍而曰。公子當仰託神靈之面。勿面女公子。則女公子行且得
禍。但爲彼害。亦不爲公子之益。達敏曰。然耶。吾意特欲更見一面。果有害於彼。吾亦
胡忍汝言。良然。今行矣。遂拂衣而去。甫一迴身。顏色遂變。行未數步。立仆於地。老伍
而力往扶掖。竟不能及。及他人掖起時。則襟上皆血。時有高年者。自人羣中出。言曰。

吾今日爲之斂刀。令彼安息。曾云違約必不利於病者。吾所裹處。安得脫其竟脫者。違吾指也。此時大將軍出。大將軍旣出。衆囂皆寂。大將軍行禮粗畢。有人告以達敏事。大將軍驚。即令醫生更裹其創。自抱達敏。憂形於色。以達敏將承其後。又有勇名。且大將軍生平至愛此子。因謂醫生曰。吾詔爾善伺吾子。勿至觀禮。胡乃蹶於是間。醫生雖爲大將軍指斥。岸然不爲屈。卽曰。醫之治人。按理依方施治。安能聽病人負氣而趨。果病人弗聽。醫士言。則醫者之技固優。胡能奏効。大將軍曰。汝勿詞費。果吾姪必欲觀禮。汝爲侍醫。在義亦當止其勿前。此時蘭特而亦至而言曰。吾思從弟之來。必別有懷抱。若爲電力所喻。非醫者所能格。大將軍方抱達敏於懷。卽曰。汝言何謂。蘭特而曰。彼來敬季父也。而又仰慕意薇芩女公子。但能支柱其軀。胡得弗前。噫。新人至矣。殆表彼謝忱之意。意薇芩聞信而趨。旣前。則曰。此殆奇禍。吾縣力能否挽回。公子者。大將軍立起。引其手曰。汝安能爲是間人衆。非駐足地。意薇芩曰。我益公子。卽在稠人中。亦非所恤。此爲大將軍從子。復爲難中拯我之人大將軍。未及其竟。

卽曰聽醫者爲之。遂引意薇芩入菴。意薇芩不悅。大將軍旣行。醫生曰。大將軍殊有偉識。留一婦人在此。令我更增一擾。醫生移達敏至近處屋中。達敏之狀益險。醫生遂出其後。大力醫達敏。此時大將軍禮畢退休。以達敏之病。意薇芩與大將軍均憂鬱無歡。大將軍本引意薇芩之手。以大將軍抱提達敏時。血液汚衣。遂沾染及於意薇芩。意薇芩力縮其手。語羅斯曰。此何警兆。詎血手之夢應乎。羅斯曰。此非凶兆。凡名凶兆。均人臆造。試觀大將軍見女公子憂惶顏色。立變女公子趣往慰大將軍也。大將軍見血衣污及新婦。新婦變色。則戚戚不自聊。亦起而慰勉。意薇芩曰。拉西家人流血。均非凶兆。拉西之血出天下之人安矣。意薇芩欲有所報。乃不能爲詞。此時羅斯進曰。大將軍言人人咸信。以拉西家血爲扶弱抑强而流。此來適爲解圍。堡中幸無事。均拜。大將軍賜。大將軍曰。婢子言然。意薇芩女公子得爾傳言。凡女子意所未宣。汝皆宣之矣。復問意薇芩曰。貴人勿憂。吾輩惟其過樂。故從子負病。此亦美中之不足。達敏之病立愈。其血不爲凶徵。以醫生啟其膚革。今貴人勿爾。貴人不樂。客亦

無歡。將責禮於我。今且奉觴爲貴人壽。乃取銀槃承杯。屈一膝上。意微芩。意微芩心固不悅。然仍佯笑報大將軍。將進而扶大將軍。忽見有急足奔入。入時至冒昧。言公子病急。大將軍欲面公子者可趣行。大將軍大驚。與新人及座客別。客亦大驚而散。大將軍甫至門。復遇一教會中使者。旣入問門者曰。諸貴人中孰爲赤目忒。大將軍大將軍曰。鄙人是也。足下若弗急。且少待。吾將爲別死者而行。來使曰。吾事亦簡。但上一牘。奉大將軍。大將軍怒曰。此爲何書。爾主教待我爲何物。乃簡慢至此。似此見待。直同下流社會人。安名爲貴人。爲良友。使者抗言曰。大將軍威令可面。大主教自言之。大主教之處大將軍。教門自有定制。使者無與也。今大將軍能否以覆書授我。大將軍沈吟久之。曰。大主教在是乎。吾乃不料。大主教胡爲至此。且既至此。胡能大伸威儀。使者曰。大主教適至此。彼之威棱。蓋偏於英國。孰能不稟承其號令。大將軍努目視使者曰。吾苟無他故。若之道帔。亦不能將護爾身。汝且歸告主人。吾將於午中往面。今茲將趣視一病人。不復爲絮絮語矣。使者見斥於大將軍。桀驁之氣少歛。

乃戢尾而去。聞者相顧愕眙。讀者須知英王亨利第二時教門之燄至擴張匪特統攝教門。卽非從教者亦必以威鎮之。亨利第二者固英主亦力與之抗。終乃弗勝。因之權力愈恢。自是以來羅馬教之力橫於天下。封建諸侯稍有權力亦貼伏受抑制。不爾政令乃不能自舉。此時座客見大將軍爲主教所侮。人人滋懼。謂主教如是必不樂大將軍所爲。事且立見敗裂。大將軍竊視座客。人人變色。若有所懾。大將軍心鄙其無膽。乃佯慰之曰。諸公勿憂。吾姪病乃非篤。惟庸醫故張其詞。以駭觀聽。至大主教之窘我。亦以舊交誼。乃不講儀節至此。鄙人與主教往往以戲弄之故。屏去禮節。曾憶當日與大主教言。故以調馬之兒爲我使。令大將軍語雖如是。而顏色奇變。與所言適相反。即座客歸時。亦時時爲大將軍顧慮不已。當衆聲都寂時。蘭特而進曰。不肖乃蒙季父赦我前眚。果以事見任者。勞怨均所弗辭。大將軍曰。無也。然中心滋輕其人。蘭特而本欲取寵於大將軍。旣不之悅。亦怏怏歸。

第十八章

此時爲大將軍至失意時矣。結縕之禮既成。新婦匪特美麗。而又富碩。此心方躍躍然喜。乃於春光宏富之中。而情景忽變。黑雲黃霧漫天。四塞爲兆。似未佳也。大將軍旣至達敏病榻。醫生言脈乃大動。神思愈昏。侍病者咸言弗吉。大將軍躡足門外不敢遽入。但聞夢囁之聲。挺臥如尸。狀至危篤。而囁語中尙呼殺人。似前次夜襲威而司野人之狀。有時則言放鷹。調馬行獵事。亦時呼大將軍名。餘語則寥寥不可辨析。大將軍欲進者可二次。均無敢入。二目中酸淚已滿。此爲大將軍生平所未有者。蓋大將軍中年已過。但有此子。用襲已業。危病至此。不能無悲。忽爾堅定決計。弗入。匆上馬。謁大主教。旣至見羣馬騰驤。益以橐駝之屬。閑人羣集。以瞻禮大主教。或以危難之故。乞大主教賜福。其家大將軍至門。諭閻者叙官伐求進。閻者止之。言當往取大主教意旨。大將軍怒絕顧已。下馬竟與廝養之卒同止門外。大將軍初欲徑歸。留語請大主教下賚。旣而思之。但能結歡於彼。抗之非利。因曰。吾王尙爲彼教捧鑑。死後伏哭如隸圉。今彼爲死者之適。傳吾職。安能高逾英王。尙有一節。至無敢設想。

於心。則夷猶謝卻聖陵之役。然天良激刺。不敢遽存此念。謂今日爲大主教所窘。是亦懺悔之一端。因之盛怒立爲之釋。少頃。大主教始以人引大將軍入止於小屋中。移時。始見大主教。大主教爲湯麥司白格忒之後。威棱氣燄。實不類前人之暴。而盡力教門。初無貳志。雖聖白格忒轉不如其後人。以包而特溫品節忠懇。言之實爲教門樑棟。特熱心太甚。事事轉因而窒。蓋主教以十字軍之成敗。引爲己任。休鼓拉西亦深審之。尤知此主教不可撓折。以私情干之。大非易事。故見時。亦往往膽懾。此時大主教神宇嚴毅。據寶座。見大將軍。座雕鏤工細。寘於煖閣之下。衣繡衣。衣緣咸異。錦製甚奇麗。領緣微開。中露繡衣。亦異製。惟貼肉處。則以粗布制之。此爲大主教平日所服。御者儿上置冠冕。旁列牧羊之杖。初無雕鏤。此杖蓋傳自先世聖白格忒。手持此杖。時較諸長矛利劍爲烈。去寶座不遠。有教士披白道帔。跽而誦經。主教則以手支頤。坐而聽之。大將軍入。主教乃如無見。大將軍復怒。方躊躇間。大主教宣言曰。吾兒勿誦。及大將軍行近寶座。大主教堅坐不動。益示之以顏色。大將軍憤極。思遏。

其氣顧乃不能自抑。思欲以平時舊誼與之親炙。或僞爲不見。仍行相見之禮。顧皆弗濟。但見眼赤而脣沸。一腔驕悍之氣爲人所遏。舉止莫知所可已。而收束其精神。語大主教曰。爾我交誼止於此乎。以我思之。爾召休鼓拉西宜別遣使者。胡爲命此走卒。卽今日處我亦宜別有假借。不應踞見朋友。大主教徐起。微與點首。而大將軍冀結歡於主教。乃盡禮與之鞠躬。大主教微視教士。教士叉手胸前。俯首徐出。教士旣退。大主教顏色稍霽。而眉宇間尙含餘慍。仍踞座語大將軍曰。勳爵聽之道人。今日視爾。非復當日轟烈奮其赤心。恢復聖陵之人矣。當時與將軍相見。以將軍忠懇道人。則退處末座。敢不承望顏色。果將軍仍守前志。則道人甯去其冠杖爲將軍執轡。用表道人之輸誠於將軍。大將軍曰。神甫我當日囑希爾福特僧正達吾悃愞。請以兵械糧儲佐取聖陵。度神甫必如吾請。果神甫以爲弗足者。請誠告我以狀。我敢不盡死於教會。胡敢力與教門爲抗。且我身居戰地。及參與密。勿均以衛教爲心。如是拳拳。神甫乃仍加以涼薄。大主教曰。驕恣之夫。敢以區區微勞。遽爾責我教會。休

鼓拉西汝當知上帝蓋假爾之手爲上帝宣勞果使命在廝養則廝養亦能奮勉何
需汝者汝胡能矜伐於教會須知汝之富貴咸出上帝之恩汝又何力致此復曰汝
勿僭言我尙有餘訓汝當知汝驕其智即謂之愚汝矜其膽即謂之怯凡爾所恃之
刀矛均蘆莖耳大將軍曰神甫我久知之凡我立功後所酬庸者固有此言方用我
時則揄揚贊美之言日加於耳且以開士爲我祈禱祝我成功邇時我之刀矛初非
蘆莖但觀開士頌詞咸乞上天奮我武怒利其軍械殺敵今神甫斥我非才刀矛皆
鈍願請如神甫言且神甫旣云廝養可用則宜遣發廝養足矣何由干及勇士規復
聖陵大主教目注大將軍久始言曰汝云大將云勇士名爲備邊實圖殘殺上天何
嘗須爾膊力爲帝圖功蓋惜爾靈魂沈溺用加超拔大將軍徘徊於廣堂中自言曰
汝乃率我歐西勇士埋骨炎荒但以此輕倩之詞蝕我土宇購我身命大主教起立
曰此語固休鼓拉西所出耶汝負勇士之名乃以一身之道德靈魂之安逸均棄置
矣汝家居與野蠻搏戰得其疆域即爲生平莫大之功以此之故竟忘其至大至偉

之功。推卻弗往。竟昧己身爲基督教人。並自隳其勇士之氣。休鼓拉西者。非腦門中勇士領袖乎。適所傾吐。詎爲其人之言。大將軍齦牙答曰。汝之長技媚中。挾諷但足。以愚恆人。壯士骨力堅凝。萬不爲爾所動。今亦勿爲驚怛之狀。以動我實。告汝休鼓拉西。勿論家居及在兵間。其神勇之名。如一猶爾。包而特溫。人人稱爾。道德無有貶。詞觀此。亦足知我之勇人。亦無敢眩我。大主教曰。汝何爲執我爲較。胡不取進於我。與之爭。衝天下撲星火。易撲燎原之火。亦未嘗非易。汝勿謂盛名鼎鼎。偶一不檢。則畢生勳業。將因此而隳。大將軍曰。我勇名百戰得之。誰蔑我者。大主教曰。爲爾良友。所言。若友。卽棒擊爾。爾當視爲良箴。吾今觀爾。殆自言大功未酬。不應言此。又自賈其餘勇。以傲庸俗。乃不知爾肩有十字徽章。當自視爲上帝羽林禁卒。今忽欲落籍而去。則污醜之名。卽輿臺亦爲若恥。之大將軍曰。汝太難我矣。汝高居靈界。其視吾輩。如駝驛。借我汗血之功。爲爾揚名之地。然亦當知止。汝尙憶白格忒。亦以太過之故。至於句語。至此格格不吐。主教卽曰。至於見害。我固知爾之言。此用爲自脫之方。

然而誤矣。白格忒者，蓋遵血路升遐，包而特溫，但能身居其下，卽逾倍蓰爲世界中。
惡人所慘戮，亦所不辭。大將軍曰：汝亦勿爲憤烈之談，我焉能以慘刑加汝？汝亦知之。今徒爭何益？不如靜而議之。吾非不至聖陵，特少緩耳。吾自謂身卽不行報，最亦非菲薄不爾。展我二年之限在法，亦良可恕。矧已有人先我而爲大主教，曰：展限良可。然以拉西之勇，尙且弗前，則吾事艱矣。果在他人，以姻事誤軍事，何關輕重？若爾者，則掀天揭地之人去此，砥柱餘衆，何爲汝試思英人？果言拉西弗行，吾奚僕僕大將軍？汝固注意新人，尤宜勿忘信誓。安可偏乎？私愛忘其千金一諾之誠？大將軍果如此，匆匆成禮。其後亦未必蕃。大將軍聞言，頗踧踖不能遽答。至此亦但能降抑，知於宗教中人，不能用武。因曰：吾固有言，赴十字軍初非反汗，特乞餘閒部署家政。今且以達敏引軍前趨，大主教曰：汝力能至者，許人可也。安知天心？惡狡加禍，爾侄不能從軍，又將奈何？大將軍聞之，愕然而驚立。時念及達敏之病，張目視主教不已。言曰：神甫勿爲戲言，遽吾姪之病，乃以吾違天之故致是病耶？大主教知大將軍動其。

心弦矣。因曰：吾何敢妄度天心。惟聖經有言：父嗜酸者，其子齒必浮動；似此小過，子弟尚被其罰，則巨者可知。大將軍試思：若姪之病，在爾退齋食言之前，病耶？抑病在爾退齋食言之後？大將軍忽思未成禮前達敏雖有病，故未劇；今日之顛連，果天心示警耳。因靜思不言主教已覺，乃往執其手，言曰：大將軍聽之，果使天罰苟一加懲，悔帝將收其成命。黑希開亞王求天，乃能延其暑刻；汝今趣跔引過，尙能自贖其愆。

大將軍平日亦遵宗教，復經主教慇懃一心，又憐其姪，不期屈膝而跔，自誓賠誤大事。良獲罪於上帝。今茲願至聖陵，功成之後再娶意薇苓也。大主教曰：拉西汝我復爲良友如初矣。汝自懺之後，胸中塵濁之氣清滌無遺乎？實則吾不汝怪。特一時蒙昧閉爾靈臺耳。大將軍曰：吾所欲聞之好消息，卽吾姪痊耳。大主教曰：汝勿憂。若姪俄頃卽瘳，即使不祿亦可造諸清都，如歸化城。大將軍引目視主教，主教心無把握，不能握其吉凶。思欲逃去，其詰乃出其銀鈴，搖之而誦經長跔之神甫出矣。大主教卽令其往問達敏消息。神甫曰：母庸也。適有人自達敏將軍病處來，欲面大將軍。主